

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分类集成

29

文论卷

(二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

29

文论卷

(二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金、元、明

罗 烨

生平事迹不详。

醉翁谈录 (节选)

舌耕叙引

〔小说引子——演史讲经并可通用〕

静坐闲窗对短檠，曾将往事广搜寻，也题流水高山句，也赋阳春白雪吟；世上是非难入耳，人间名利不关心，编成风月三千卷，散与知音论古今。

……小说者流，出于机戒之官，遂分百官记录之司。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，驰骋百家，以上古隐奥之文章，为今日分明之议论。或名演史，或谓合生，或称舌耕，或称挑闪，皆有所据，不敢谬言。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，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。言非无根，

听之有益。

.....

太极既分，阴阳已定，书契已呈河洛，皇王肇判古初。圆而高者为天，方而厚者为地。其人禀五行之气，为万物之灵。气化成形，道与之貌。形乃分于妍丑，名遂别于尊卑。由是有君有臣，从此论将论相、或争权而夺位，或诛暴以胜残。间有图名而饶一旦尺寸之功，又有报国而建万世长久之策。遂制舟车兵革，俾陈弓矢干戈。始因战涿鹿之蚩尤，备见殪羽山之帝鲧。画象之形已玩，结绳之政不施，世态纷更，民心机巧。须赖君王相神武，庶安中外以和平。所业历历可书，其事班班可纪。乃见典坟道蕴，经籍旨深。试将便眼之流传，略为从头而敷演。得其兴废，谨按史书；夸此功名，总依故事。如有小说者，但随意据事演说云云。

诗曰：破尽诗书泣鬼神，发扬义士显忠臣，试开戛玉敲金口，说与东西南北人。

又诗：春浓花艳佳人胆，月黑风寒壮士心，讲论只凭三寸舌，秤评天下浅和深。

〔小说开辟〕

夫小说者，虽为末学，尤务多闻。非庸常浅识之流，有博览该通之理。幼习《太平广记》，长攻历代史书。烟粉奇传，素蕴胸次之间；风月须知，只在唇吻之上。《夷坚志》无有不览，《琇莹集》所载皆通。动哨、中哨，莫非《东山笑林》；引倬、底倬，须还《绿窗新话》。论才词有欧、苏、黄、陈佳句；说古诗是李、杜、韩、柳篇章。举断模按，师表规模，靠敷演令看官清耳。只凭三寸舌，褒贬是非；略啮万余言，讲论古今。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，谈话头动辄是数

千回。说重门不掩底相思，谈闺阁难藏底密恨。辨草木山川之物类，分州军县镇之程途。讲历代年载废兴，记岁月英雄文武。有灵怪、烟粉、传奇、公案，兼朴刀、捍棒、妖术、神仙。自然使席上风生，不枉教座间星拱。说《杨元子》、《汀州记》、《崔智韬》、《李达道》、《红蜘蛛》、《铁瓮儿》、《水月仙》、《大槐王》、《妮子记》、《铁车记》、《葫芦儿》、《人虎传》、《太平钱》、《巴蕉扇》、《八怪国》、《无鬼论》，此乃是灵怪之门庭。言《推车鬼》、《灰骨匣》、《呼猿洞》、《闹宝录》、《燕子楼》、《贺小师》、《杨舜俞》、《青脚狼》、《错还魂》、《侧金盏》、《刁六十》、《斗车兵》、《钱塘佳梦》、《锦庄春游》、《柳参军》、《牛渚亭》，此乃为烟粉之总龟。论《莺莺传》、《受爱词》、《张康题壁》、《钱榆骂海》、《鸳鸯灯》、《夜游湖》、《紫香囊》、《徐都尉》、《惠娘傀儡》、《王魁负心》、《桃叶渡》、《牡丹记》、《花萼楼》、《章台柳》、《卓文君》、《李亚仙》、《崔护觅水》、《唐辅采莲》，此乃为之传奇。言《石头孙立》、《姜女寻夫》、《忧小十》、《驴垛儿》、《大烧灯》、《商氏儿》、《三现身》、《火炊笼》、《八角井》、《药巴子》、《独行虎》、《铁秤槌》、《河沙院》、《戴嗣宗》、《大相国寺》、《圣手二郎》，此乃谓之公案。论这《大虎头》、《李从吉》、《杨令公》、《十条龙》、《青面兽》、《季铁铃》、《陶铁僧》、《赖五郎》、《圣人虎》、《王沙马海》、《燕四马八》，此乃为朴刀局段。言这《花和尚》、《武行者》、《飞龙记》、《梅大郎》、《斗刀楼》、《拦路虎》、《高拔钉》、《徐京落章》、《五郎为僧》、《王温上边》、《狄昭认父》，此为捍棒之序头。论《种叟神记》、《月井文》、《金光洞》、《竹叶舟》、《黄粱梦》、《粉合儿》、《马谏议》、《许岩》、《四仙斗圣》、《谢塘落海》，此是神仙之套数。言《西山聂隐娘》、《村邻亲》、《严师道》、《千圣姑》、《皮篋袋》、《骊山老母》、《贝州王则》、《红线盗印》、《丑女报恩》，此为妖术之

事端。也说黄巢拨乱天下，也说赵正激恼京师。说征战有刘项争雄，论机谋有孙庞斗智。新话说张、韩、刘、岳；史书讲晋、宋、齐、梁。《三国志》诸葛亮雄材；收西夏说狄青大略。说国贼怀奸从佞，遣愚夫等辈生嗔；说忠臣负屈衔冤，铁心肠也须下泪。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；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。说人头厮挺，令羽士快心，言两阵对圆，使雄夫壮志。谈吕相青云得路，遣才人着意群书；演霜林白日升天，教隐士如初学道。噏发迹话，使寒门发愤；讲负心底，令奸汉包羞。讲论处不俦搭，不絮烦；敷演处有规模、有收拾。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，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。曰得词，念得诗，说得话，使得砌。言无讹舛，遣高士善口赞扬；事有源流，使才人怡神嗟讶。

诗曰：小说纷纷皆有之，须凭实学是根基，开天辟地通经史，博古明今历传奇，藏蕴满怀风与月，吐谈万卷曲和诗，辨论妖怪精灵话，分别神仙达士机，涉案枪刀并铁骑，闺情云雨共偷期，世间多少无穷事，历历从头说细微。

《醉翁谈录》为传奇和话本小说集。所收作品多系节录或转述前人作品，其中保存了不少宝贵资料和宋元戏文情节。是书在日本发现，1941年影印面世。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排印出版。此选自《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》。

此书1941年由日本影印传世，称为“宋槧”。但根据书中有元人姓名和所用称述、俗字、略字，可知并非宋刊，其实是元刻本。

《小说引子》和《小说开辟》两篇是本书中关于小说理论的著述，是话本小说创作经验的总结。首先指出通俗小说作家“非庸

常浅识之流”，而是“有博览该通之理”和具有多方面艺术修养的文学家。小说家只有打好了“实学”的“根基”，才能将“世间多少无穷事，历历从头说细微”。第二，文中对通俗小说的艺术特点作了全面的分析。话本小说广泛地反映上世与近世的社会生活。并对社会生活的现象作出评判，即“讲论只凭三寸舌，秤评天下浅和深”。话本小说的艺术形式，主要是语言通俗，故事性强。情节曲折，浓淡得当。第三，关于小说的社会作用，认为“言非无根，听之有益”。教人以贤者为“师”，愚者为“戒”。由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，能使“愚夫等辈”“生嗔”，亦可使“铁石心肠”“下泪”；能使人“心寒胆战”，也能使人“绿惨红愁”；能使人“快心”或“发愤”，也能使人“壮志”和“包羞”。第四，关于小说的分类，以内容题材分为灵怪、烟粉、传奇、公案、朴刀、捍棒、神仙、妖术八类。

《醉翁谈录》集中了我国宋元以前的小说理论的精华，在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。（张宝坤）

赵秉文

生平事迹见诗歌卷。

答李天英书

天英足下：自足下失意东归，无日不思，况如三岁何！得来音，具悉动静为慰可望。所寄《杂诗》，疾读数过，击节屡叹。足下天才英逸，不假绳削，岂复老夫所可拟议，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。屡欲贡悃诚，山川间之，坐成浮沉。况勤厚如此，遇望点化，

仆非其人。笔拙思荒，自濡其涸，况望余波耶？岂以犬马齿在前，欲俯就先后进礼耶？布一工所闻于师友间者，幸恕不揆。

尝谓古人之诗，各得其一偏，又多其性之似者。若陶渊明、谢灵运、韦苏州、王维、柳子厚、白乐天得其冲淡，江淹、鲍明远、李白、李贺得其峭峻，孟东野、贾浪仙又得其幽忧不平之气。若老杜可谓兼之矣。然杜陵知诗之为诗，未知不诗之为诗。而韩愈又以古文之浑浩，溢而为诗，然后古今之变尽矣。太白词胜于理，乐天理胜于词。东坡又以太白之豪、乐天之理合而为一，是以高视古人，然亦不能废古人。

足下以唐、宋诗人得处，虽能免俗，殊乏风雅，过矣！所谓近风雅，岂规规然如晋、宋词人蹈袭用一律耶？若曰子厚近古，退之变古，此屏山守株之论，非仆所敢知也。诗至于李、杜，以为未足，是画至于无形，听至于无声，其为怪且迂也甚矣，其于书也亦然。

足下之言，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，此最诗人妙处。然亦从古人中入，譬如弹琴不师谱，称物不师衡，上匠不师绳墨，独自师心，虽终身无成可也。故为文当师六经、左丘明、庄周、太史公、贾谊、刘向、扬雄、韩愈。为诗当师《三百篇》、《离骚》、《文选》、《古诗十九首》，下及李、杜。学书当师三代金石、钟、王、欧、虞、颜、柳。尽得诸人所长，然后卓然自成一家，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也，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也。自有书契以来，未有撰（摈）古人而独立者。若扬子云不师古人，然亦有拟相如四赋。韩退之惟陈言之务去，若《进学解》，则《客难》之变也，《南山诗》则子厚之余也。岂遽汗漫自师胸臆，至不成语，然后为快哉？然此诗人造语之工，古之谓之一艺可也。至于诗文之意，当以明王道，辅教化为主。六经吾师也，可以一艺名之哉！贾谊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扬子云、韩愈、欧

阳、司马温公，大儒之文也，仆未之能学焉。梁肃、裴休、晁迥、张无尽，名理之文也，吾师之。太白、杜陵、东坡，词人之文也，吾师其辞，不师其意。渊明、乐天，高士之诗也，吾师其意，不师其辞。然吾老矣，眼昏力衰，虽欲力学古人，力不足也。

足下来书，自言近日欲作文字，然滞于藏锋，不能飞动；诗欲古体，然僻于幽隐，不能豪放。足下自知之，仆尚何言。然藏锋书之一端，所贵遍学古人。昔人谓之法书，岂是率意而为之也？又须真积力久，自楷法中来，前人所谓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。飞动乃吾辈胸中之妙，非所学也。若市人能积学而不能飞动，吾辈能飞动而不能积学，皆一偏之弊耳。东坡论李十八草书，似鸢哥娇，数日相见，曰：“此书何如？”曰：“乃秦吉了耳。”足下之书，无乃近似之乎！精神所注，间出奇逸，稍息之际，如病瘕肿，得免秦吉了足矣。想当捧腹大笑也。

寄来诗如：“长河老秋冻，马怯冰未牢。河山冷鞭底，日暮风更号。”“晨井冻不爨，谁料寒士饥。天廐玉山禾，不救我马隤。”“尘埃汨没伺候工，《离骚》不振于鱼虫。风云谁复话蓍蔡，不门履豨哀屠龙。挟笏搦管坐书空，伊优堂上醉歌钟。乃知造化戏儿童，不妨远目逐孤鸿。莫怪魏瓠无所容，此志未许江船东。五经不扫途辙穷，门庭日日生皇风。太阿剖室砥以石，坐扫鹅鹳摇天雄。”“岩椒郁云，日夕生阴。雨雪缟夜，秋黄老林。人烟墨突，樵径云深。”“造物开岩地，石帐开剑壁。苔花张古锦，霜苦老秋碧。日夕云宴阴，风鼓泉涌石。马蹄忌硇确，樵道生枳棘。盘盘出井底，回首怅如失。长老不耐役，底事挂尘迹。披云出山椒，白鸟表林隙。”其余老昏殊不可晓，然此迄今大成，不过长吉、卢仝合而为一，未能以故为新，以俗为雅，非所望于吾友也。

昔人有吹箫学凤鸣者，凤鸣不可得闻，时有枭音耳。君诗无乃间有枭音乎？向者屏山尝语足下云：“自李贺死二百年无此作矣。”理诚有之，仆亦云然。李公爱才，然爱足下之深者，宜莫如老夫。愿足下以古人之心为心，不愿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，如世轻薄子也。与足下心知，故道此意，幸少安毋躁。

选自四部丛刊影汲古阁本《闲闲老人滏水文集》卷十九。赵秉文文论代表作。金代在继承北宋的文学理论上，因各有所宗，从而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个派别。一派深受黄庭坚影响，诗文“多喜奇怪”，雕琢字句，出语艰涩，以“不蹈袭前人一语”标榜为“自成一家”，“勿随人脚跟”。首创者为李纯甫。雷渊、李经（字天英）都受他的影响。别一派则主要是宗主苏轼，诗文强调有意而言，意尽而言止；主张“从古人中入”，熔古今雅俗于一炉；提倡文风平易通达。赵秉文、王若虚、元好问大体均持此论。

金代李贺诗风颇为盛行。追随黄庭坚的一些诗人，刻意追求遣词造句的奇特险怪，走上了形式主义的歧途。本文就是针对李天英之专学李贺而发的议论，其中心议题是继承与创新的问题。文中批评了李天英“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”的主张，认为作诗文应该“从古人中入”，又能从古人中出。在如何学习古人上，主张择善而从，有的“师其意”，有的“师其辞”；他最推崇苏东坡，认为东坡能“以太白之豪，乐天之理，合而为之”，是能“从古人中入”，又能“高视古人”的楷模，故有“金源一代一坡仙”语（郝经《题闲闲画像》）。针对李贺诗“理不胜辞”的弱点，认为“诗文之意，当以明王道，辅教化为主”，强调学古人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，而“造语之工，古人谓之一艺可也”。文中提示李天英，如果一味只

从才气技巧上学步李贺，而“未能以故为新，以俗为雅”，“不过长吉、卢仝合而为一”，就如“昔人有吹箫学凤鸣者，凤鸣不可得闻，时有泉音耳”。赵秉文的文学主张在后来王若虚、元好问的文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。（张宝坤）

竹溪先生文集引（节选）

文以意为主，辞以达意而已。古之人不尚虚饰，因事遣辞，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。间有心之所不能言者，而能形之于文，斯亦文之至乎？譬之水不动则平，及其石激渊洄，粉然而龙翔，宛然而凤蹙，千变万化，不可殚穷，此天下之至文也。亡宋百余年间，唯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，而有从容闲雅之态，丰而不余一言，约而不失一辞，使人读之者，亹亹不厌，盖非务奇之为尚，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。……

出处同前书卷十五。本篇是为金初文坛盟主党怀英（号竹溪）的文集作引。党怀英诗文不为险句怪语，文风平实畅达，赵秉文推重之。文中强调“文以意为主，辞以达意而已”。推崇古人“不尚虚饰，因事遣辞”；作文不仅要写出“心之所欲言”之事，而且能写出“心之所不能言”的内容，方为“天下之至文”。并以欧阳修为榜样，“不为尖新艰险之语，而有从容闲雅之态”“丰”、“约”适度，不以“务奇”为尚。（张宝坤）

赵 衍

生平不详。文中涉及雷希颜、麻知几，都出仕金朝；文中还提及“乱后”，可知金亡后尚在世。

重刊李长吉诗集序

龙山先生为文章，法六经，尚奇语，诗极精深，体备诸家，尤长于贺。浑源刘京叔为《龙山小集序》云：“《古漆井》、《苦夜长》等诗，雷翰林希颜、麻徵君知几诸公称之，以为全类李长吉。”乱后隐居海上，教授郡侯诸子，卑士先与余读贺诗，虽历历上口，于义理未晓，又从而开省之，然恨不能尽其传。及龙山入燕，吾友孙伯成从之学，余继起海上，朝夕侍侧，垂十五年，诗之道颇得闻之。尝云：五言之兴，始于汉而盛于魏；杂体之变，渐于晋而极于唐。穷天地之大，竭万物之富，幽之为鬼神，明之为日月，通天下之情，尽天下之变，悉归于吟咏之微。逮李长吉一出，会古今奇语而臣妾之，如“千岁石床啼鬼工，雄鸡一声天下白”之句，诗家比之“载鬼一车”、“日中见斗”；“洞庭明月一千里，凉风雁啼天在水”，过《楚辞》远甚。又云：贺之乐府，观其情状，若乾坤开阖，万汇澌澌，神其变也，欬骇人耶。韩吏部一言为天下法，悉力称贺。杜牧又诗之雄也，极所推让，前叙已详矣。人虽欲为贺，莫敢企之者，盖知之犹难，行之愈难也。至有博洽书传，而贺集不一过目，为可惜也。

双溪中书君诗鸣于世，得贺最深，尝与龙山论诗及贺，出所

藏旧本，乃司马温公物也，然亦不无少异。龙山因之校定，且曰：喜贺者尚少，况其作者耶？意欲刊行，以广其传，冀有知之者。会病不起，余与伯成绪其志而为之。此书行，学贺者多矣，未必不发自吾龙山也。丙辰秋日碣石赵衍题。

选自四部丛刊影金本《李贺歌诗编》。李贺诗歌构思独特，想象丰富。在他死后三百年的金代文坛，掀起了一股学李贺诗的热浪。然而，他们学李贺不是学他长处的一面，而是把他与以险怪闻名的卢仝相提并论；他们所着重学习、模仿和发扬的主要是李贺诗险怪离奇的表现手法和遣词造句的奇特，带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。时人学习、提倡和倾向李长吉的，形成了一个派别，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诗歌“全类李长吉”。龙山（刘仲尹）重刊李贺歌诗，赵衍为之作序，其目的均为使贺诗“以广其传”。文中历数龙山、刘祁、雷希颜、麻知几、孙伯成诸人，均属这一派，并记述了他们教授、传播贺诗的盛况。文中高度评价贺诗，认为“五言之兴，始于汉而盛于魏；杂体之变，渐于晋而极于唐”。而“逮李长吉一出，会古今奇语而臣妾之”，觉得“人虽欲为贺，莫敢企之者”，所以“恨不能尽其传”。（张宝坤）

王若虚

生平事迹见诗歌卷。

淳南诗话 (节选)

诗文当以意为主以字语为役

吾舅尝论诗云：“文章以意为之主，字语为之役。主强而役弱，则无使不从。世人往往骄其所役，至跋扈难制，甚者反役其主。”可谓深中其病矣。又曰：“以巧为巧，其巧不足；巧拙相济，则使人不厌。唯甚巧者，乃能就拙为巧。所谓游戏者，一文一质，道之中也。雕琢太甚，则伤其全。经营过深，则失其本。”又曰：“颈联、颌联，初无此说，特后人私立名字而已。大抵首二句论事，次二句犹须论事；首二句状景，次二句犹须状景，不能遽止。自然之势，诗之大略，不外此也。”其笃实之论哉！

诸家评池塘生春草句

谢灵运梦见惠连而得“池塘生春草”之句，以为神助。《石林诗话》云：“世多不解此语为工，盖欲以奇求之耳。此语之工，正在无所用意，猝然与景相遇，借以成章，故非常情之所能到。”冷斋云：“古人意有所至，则见于情，诗句盖寓也。谢公平生喜见惠连，而梦中得之，此当论意，不当泥句。”张九成云：“谢灵运平日好雕琢，此句得之自然，故以为奇。”田承君云：“盖是病起忽然见此为可喜，而能道之，所以为贵。”予谓天生好语，不待主张，苟为不然，虽百说何益。李元膺以为“反复求之，终不见此句之佳”，正与鄙意暗同。盖谢氏之夸诞，犹存两晋之遗风；后世惑于其言而不敢非，则宜其委曲之至是也。

读诗不当泥实执着

梅圣俞爱严维“柳塘春水漫，花坞夕阳迟”之句，以为天容时态，融和骀荡，如在目前。或者病之曰：“‘夕阳迟’系‘花’，而‘春水漫’不系‘柳’。”苕溪又曰：“不系花而系坞。”予谓不然。“夕阳迟”固不在“花”，然亦何关乎“坞”哉！诗言“春日迟迟”者，舒长之貌耳。老杜云：“迟日江山丽”，此复何所系耶？彼自咏自然之景，如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，初无他意，而论者妄以为云云，何也？裴光约诗云：“行人折柳和轻絮，飞燕衔泥带落花。”或曰：“柳常有絮，泥或无花。”苕溪以为得其膏肓。此亦过也。据一时所见，则泥之有花，不害于理；若必以常有责之，则絮亦岂所常有哉！

诗不必皆有规讽

柳公权“殿阁生微凉”之句，东坡罪其“有美而无箴”，乃为续成之。其意固佳，然责人亦已甚矣。吕希哲曰：“公权之诗，已含规讽。盖谓文宗居广厦之下，而不知路有暍死也。”洪驹父、严有翼皆以为然。或又谓“五弦之薰，所以解愠阜财，则是陈善闭邪责难之意”。此亦强勉而无谓。以是为讽，其谁能悟？予谓其实无之，而亦不必有也。规讽虽臣之美事，然燕闲无事，从容谈笑之暂，容得顺适于一时，何必尽以此而绳之哉！且事君之法，有所宽乃能有所禁；略其细故于平素，乃能辨其大利害于一朝。若夫烦碎迫切，毫发不恕，使闻之者厌苦而不能堪，彼将以正人为仇矣，亦岂得为善谏邪！

论李杜诗

荆公曰：“李白歌诗，豪放飘逸，人固莫及；然其格止于此而已，不知变也。至于杜甫，则发敛抑扬，疾徐纵横，无施不可。盖其绪密而思深，非浅近者所能窥，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。”而欧公云：“甫之于白，得其一节，而精强过之。”是何其相反欤！然则荆公之论，天下之至言也。

不可以喻当实事用

乐天诗云：“楚王疑忠臣，江南放屈平。晋朝轻高士，林下弃刘伶。一人常独醉，一人常独醒。醒者多苦志，醉者多欢情。欢情信独善，苦志竟何成！”夫屈子所谓独醒者，特以为孤洁不同俗之喻耳，非真言饮酒也，词人往往作实事用，岂不误哉？

论乐天诗

乐天之诗，情致曲尽，入人肝脾，随物赋形，所在充满，殆与元气相侔。至长韵大篇，动数百千言，而顺适惬意，句句如一，无争张牵强之态。此岂拈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！而世或以浅易轻之，盖不足与言矣。

哀乐之真发乎情性

郊寒白俗，诗人类鄙薄之。然郑厚评诗，荆公、苏、黄辈，曾不比数，而云：“乐天如柳阴春莺，东野如草根秋虫，皆造化中一妙。”何哉？哀乐之真，发乎情性，此诗正理也。

诗文当本于中不可苛求

《唐子西文录》云：“古之作者，初无意于造语，所谓因事陈辞，老杜《北征》一篇，直纪行役耳，忽云：‘或红如丹砂，或黑如点漆。雨露之所濡，甘苦齐结实’，此类是也。文章即如人作家书乃是。”慵夫曰：“子西谈何容易，工部之诗，工巧精深者，何可胜数，而摘其一二，遂以为训哉？正如冷斋言乐天诗必使老妪尽解也。夫《三百篇》中亦有如家书及老妪能解者，而可谓其尽然乎？且子西又尝有所论矣。曰：‘诗在与人商论，深求其疵而去之，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，殆近法家难以言恕，故谓之诗律。立意之初，必有难易而涂，学者不能强所劣，往往舍难而趋易，文章不工，每坐此也。’”又曰：“吾作诗甚苦，悲吟累日，仅能成篇，初未见可羞处，明日取读，疵病百出，辄复悲吟累日，反复改正，稍稍有加。数日再读，疵病复出。如此数四，方敢示人，然终不能奇也。”观此二说，又何其立法之严，而用心之劳邪，盖喜为高论而不本于中者，未有不自相矛盾也。退之曰：“文无难易，唯其是耳。”岂复有病哉？

诗之境趣

卢延让有“栗爆烧毡破，猫跳触鼎翻”之句，杨文公深爱，而或者疑之。予谓此语固无甚佳，然读之可以想见明窗温炉间闲坐之适。杨公所爱，盖其境趣也邪？

文不在多

东坡诗云：“文章岂在多，一颂了伯伦。”朱少章云：“唐《艺文